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一七六回 達木蘇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爺怪罪含憤

話說康熙佛爺見黃天霸把甩頭一子試完，只喜得龍顏帶笑，開言傳旨，叫黃天霸見駕。梁九公領旨，來至亭下，高聲說：「旨下！黃天霸見駕。」天霸隨內侍進了亭子，來至駕前，雙膝跪倒，連連叩頭，口呼：「萬歲。」座上老佛爺笑吟吟的要封天霸官職。忽聽一人高聲口尊：「佛爺，奴才見駕。」皇爺閃目一觀，原來是達木蘇王。眾官一見王爺，不由失驚，俱都說道：「這位王爺膂力過人，昔在景山打過虎。天霸雖是英雄，大料非王爺對手。」不言群臣私相議論，且說王爺進亭，在駕前拜倒，口尊：「佛爺，奴才要比試較量武藝。」皇爺忽然想起一計，往下傳旨，叫聲：「達木蘇王，你與天霸不可比武，你是寡人一家王子，天霸是區區一草莽之民。縱然他有滿身武藝，也不敢近你身體。這件事，萬一被他打一二下，豈不是當面取辱？」佛爺言詞未盡，把王爺氣得面黃失色，也顧不得皇爺歸罪，口尊：「主子開恩降旨，也別論我是王爵，他是庶民，只管叫天霸有什麼本領，與奴才較量較量。俗云：『當堂不讓父，舉手不留情。』那天霸有過人武藝，就打死奴才，不致叫他償命。」皇爺想罷，往下降旨叫：「達木蘇王，就准你二人比較。朕有一件，寡人要問問天霸，他要情願比試，你兩個就在亭下較量較量。」只見達木蘇王平身退後。寶座上叫道：「天霸，你鄉民村莊之子。達木蘇王他乃金枝玉葉，若是比試略傷著他些，當有罪名；再說他的神力無比。依朕看不與他比試，可保平安。」天霸聞皇爺之言，口尊：「佛爺，王子既要與民子比武，民子焉敢退縮。再者，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，即使佛爺待民子天恩浩蕩，民子無命，要皇恩也是枉然。今朝既蒙佛爺此番隆恩，命民子與王爺比武，少不得與王爺較量較量。一來權當與佛爺解悶，二則也得看一看民子的本領。」言罷叩首在地。且說老佛爺一聞天霸這些言詞，不由龍心大悅，點頭誇獎說：「小廝巴圖魯降紮耶，寡人倒要看看黃天霸與王子較量倒是如何？」不說佛爺心中暗想，單言倉廠總督施仕倫心中不悅，暗說：「眼看天霸封官受賞，偏逢達木蘇王要與天霸比武。天霸雖是英雄，怎能敵得過王爺？」施公心中正自沉吟，忽聽老佛爺叫聲：「王子。」達木蘇王答應，轉身來至駕前跪倒，口尊：「佛爺。」佛爺說：「如今你與黃天霸比武。他乃是一個草莽，你是朕的王子。寡人有三件事，要你依從，方許你們兩個比武。」王爺叩頭，口尊：「佛爺，奴才不知道是哪三件事？」佛爺說：「頭一件，你的力大無窮，不許傷著天霸的筋骨皮肉，你要損著他，朕要歸你的罪名。第二件，只許天霸打你，你不許打他，若要無有這道旨意，他也不敢近你的身體。第三件，寡人只要天霸在，不要天霸壞，如著傷損天霸的性命，定要叫你抵償。」達木蘇王聞聽佛爺的旨意，他也不敢不遵，邁步退出亭外。

且說天霸久聞王子勇猛無比，講動手未必能服他，心想要使穩當計。他來至王爺面前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王爺寬恕小民。」磕頭碰地，竟把王爺哄的一肚氣全消，自己倒後悔了，暗說：「哎喲！我錯咧！黃天霸乃是個草民，好容易隨施不全進京，面參聖駕，實指望得個一官半職的；誰想我心懷不平，一定與他要比武。這豈是孤為國家親王坐大位的行止？今朝若損傷了天霸的性命，不大要緊，倒教滿朝文武取笑，說孤膽量狹窄。只得當著御前走上幾步，好遮掩滿朝耳目。」想罷叫聲：「黃天霸不必害怕，有什麼本領只管施展，我給你拳腳上留情就是了。」黃天霸聞聽連忙叩頭說：「謝過王爺！」說罷，天霸站起身來，掖上衣服，要與王爺比武，望王爺口呼：「千歲！要容讓小民。」言罷，施展渾身藝業。兩個人一時之間，合到一處。天霸仗著身體靈便，躡蹻跳躍，來回游鬥，不教王爺抓住。寶座上的老佛爺看得明白，見天霸沒教王爺抓住，不由龍心大悅，連連點頭誇獎天霸，說：「真是個巴圖魯好小廝！若不教王爺抓住，料想王爺也就無能咧！朕在此處倒要看看他兩個勝敗。」

且不表老佛爺在寶座上觀看，單言天霸再不肯近王爺身體。

王子在御園中來回追趕天霸，只跑得口中發喘，滿臉通紅，龍心急躁，也顧不得身在御前，口中大罵：「哎喲！好一個挖不魯！氣死人也！」言罷紮煞兩隻手，圓睜二目。但見天霸站在迎面說：「王爺請啊！奴才一步兒也不敢多走，奴才上過當咧。來呀！有什麼武藝只管使罷。奴才也沒什麼要緊的本事，只會躡蹻跳躍。」他這話反把達木蘇王只氣得怪叫怪嚷，口中大罵。

且說亭子上皇爺一見王子如此，又是惱又是笑，誇獎天霸身體靈便。不說老佛爺誇獎天霸。且說王爺見天霸來回跳躍，不能近身，只說：「挖不魯！壞了我半生英名。」言罷一個箭步撲上去。黃天霸見王爺要下毒手，著意留神，等王爺身臨切近，只聽嗖的一聲，輕輕又縱到別處。這位王爺叫天霸鬧的沒有辦法，渾身是汗，口內發喘，也不似從前那樣英勇咧！也不肯與他躡蹻了，腹中暗說：「好個天霸，我竟不曉得他這樣身形輕利！我想贏他，只怕有些費事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達木蘇王一旁暗打主意，要想贏天霸想不出個計策來。抬頭忽見天霸迎面站立，滿面賠笑，口尊：「千歲，奴才只當輸了，要不咱倆算了罷！我瞧爺渾身是汗，必是身體乏倦咧！回到御前奏王，奴才情願認罪。」黃天霸這一片軟硬話，把王爺氣的直愣了半會，猛抬頭一看，但見西北凸兒裡可是配殿，一面是倒廳，不由滿臉添歡，暗說：「要贏黃天霸，何不如此這般，將他擠在凸兒之中，料想他身輕，也難跳出去。」王爺想罷，跳至東邊，假意要抓天霸。誰想天霸他只顧躲避，往後就退，直往凸兒裡避去。黃天霸再想不到王爺要下毒手。黃天霸他只顧往後倒退，堪堪退至凸兒之中。你說把個王爺樂了個喜不有餘？連忙往前緊走了兩步，竟把夾道門就遮住了。王爺把龍體一抖，拉了個蹲式架子堵在口。你就往前多走一步也不能，把天霸嚇了個驚魂失色。

猛抬頭見大殿內房子高大，椽子是兩層，見明明露著。天霸看罷，暗暗喜歡，腹內叫著自己的名字說：「黃天霸，你在江湖之中，不是一年半載的工夫，活了二□八歲，跟隨施公卻有七八年的光景，學成滿肚子藝業，無曾施展。到了如今，蒙施大人抬舉，把我領到帝王駕前，引見聖主，有本事不在此處施展，還想往哪裡去賣？說不得我把那作賊的本領使將出來，也叫當今萬歲看看我黃某，二則驚嚇驚嚇合朝文武。」想罷，渾身躡蹻，往上一縱。只聽嗖的一聲，起在空中，兩手一抓，抓住了椽子，復又用腳往上一翻，身子貼在房子前沿。

且說王爺才要伸手去抓，一展眼不見蹤跡，不知天霸何處去了，只顧留神往前找。天霸上面一鬆手，將身一縱，輕輕落在塵埃，腳站實地，站在王爺背後。口說：「千歲受驚。」王爺一聞此言，嚇了一跳，轉身面帶嗔怒，暗說：「好個天霸，亞賽猴孫一般！我不但無面見駕，豈不叫滿朝文武恥笑。」達木蘇王正自羞怒，忽然天霸口呼：「千歲，以奴才看，爺駕枉費氣力，不如同去面君，只用聖旨一道，傳與奴才，包管當下被爺擒住。要象這樣較量，只怕使壞了王爺，也不能勝了奴才。」

達木蘇王二聽，大叫一聲：「好個黃天霸！我若不把你活活摔死，誓不為王。」言罷將龍體一躍，竟棄了英雄而來。王爺心中一怒，那裡還顧在御前安樂亭上現有當今萬歲，這會子早把自己的命不要咧！只出這口氣才好。將身一縱，往上舉起手來，只要打死天霸。

且說亭子上老佛爺一見天霸從上跳下塵埃，還是英英耀耀，由不得龍心大悅。才要傳旨宣召他兩個前來見駕，見達木蘇王又去動手，要打天霸；天霸又是照前跳躍不止，教王捉攏不著。寶座上喜壞了老佛爺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好個巴圖魯哇紮耶！」眾臣一齊隨著佛爺龍音，大家齊笑。聲音太大了些，把位達木蘇王笑黃了臉，立刻羞惱成怒，滿面發燒，渾身是汗，舉目觀瞧。只說上面笑聲振耳，把個天霸弄的不知什麼緣故，只得回頭往上觀看，不及提防了；後又一扭項，但見王爺躡蹻至跟前。他喝聲：「天霸！你還往哪裡跑？」相離不遠，把個天霸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不好！」渾身躡蹻，要想跑出圈外，怎能得夠？早被王爺一伸手抓住了衣襟。好漢著忙。王子一見抓住天霸衣襟，心中大悅。他想著：若將黃天霸捉拿住，用雙手舉到駕前獻勳。萬歲要死的，活活摔死；要活的，饒他不死。不過是堵堵皇爺的嘴，顯顯本領。誰料竟被天霸摔衣走脫。只氣得王爺罵罵咧咧，賭氣將衣襟捺在地下，還想前來動手。

忽聽亭子上的皇爺傳旨：「宣王子、天霸齊來見駕。」王爺一聽傳旨，不敢動手，只得來見老佛爺。黃天霸這才隨後跟來，一個個敬禮磕頭。佛爺見王子來參，他氣的滿面含羞，佛爺眼望正御叫道：「梁九公傳朕旨意：宣倉廠總督。」梁九公領旨，來至亭

外高聲喊道：「旨意下！宣倉廠總督施仕倫見駕。」

下邊有人答應說：「遵旨。」但見賢臣越眾出班，來至駕前，山呼萬歲，拜首已畢。佛爺叫道：「施仕倫，朕只為你保奏黃天霸，前來引見，朕當面看他演武，果然不錯，才要封官。誰想王子心中不服。不遵旨意，要與天霸比武，以為定操必勝。誰知天霸的身體輕便，雖無勝過王子，王子總不算贏。如今同著你等文武，寡人要問問他，也教王子自己後悔，也才知道一勇之夫，終久是禍。」言罷帶怒傳旨，下問達木蘇王。王爺答應：「奴才在。」佛爺說：「你知罪不知罪？」王子方才在下面聽見皇爺對施公那派言詞，心中已知佛爺動怒，他羞愧無地，摘了帽子連連叩頭，口尊：「萬歲，奴才悔無及矣。」老佛爺座上帶怒，傳旨快把王子送在高牆問罪。不知這達木蘇王罪過到底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